

顧西寧原著

論現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



新華書店發行



論 現 今 右 派
社 會 民 主 黨 人

顧 西 寧 原 著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論現今右派
社會民主黨人

原著者

顧

西

寧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一九五〇年三月

東北初版

根據一九五〇年一月北京初版紙型翻印

1—5,000 (長)

一 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底基本職能

現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底基本政治職能，是與我們天才導師列寧在當時澈底駁斥和揭穿了的那些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所起過的作用，在原則上並沒有區別。究竟列寧怎樣評斷了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基本政治職能呢？例如，一九一九年間列寧在同時也揭露英國工黨首領麥克唐納之叛徒立場的一篇論文上曾寫道：

『資產階級需要這類奴僕，他們要能取得工人階級中一部分人的信任，要能用什麼改良主義道路是行得通的論調去裝扮資產階級，並藉此種論調去蒙蔽人民底耳目，把什麼改良主義道路底妙處與可能性粉飾得很漂亮，這樣來引誘人民離開革命。』（『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九六頁）

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所起的這種作用，是與更早以前的那些『社會主義者』，即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曾稱之爲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所抱定的志向極相類似。

馬克思與恩格斯寫道：『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想保持現代的（即資產階級的——顧西寧註）社會生存條件，但是不願有這種條件所必然產生的鬥爭與危險。他們想保持現代社會，可是不願這社會中有使其發生革命和陷於解體的那些成份。』

當時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曾用微小的經濟改良或行政改良辦法，力圖『指使工人階級對一切革命運動採取反對態度』，力圖『把社會病症醫好，以求鞏固資產階級社會底生存』，——馬克思與恩格斯曾這樣寫道。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初對於像屠拉梯、考茨基及第二國際其他『健將們』等改良主義者底意圖，也作了類似的評斷。當時列寧關於這班人寫道：

『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照例是以某種形式領取薪俸的人物，人們之所以給他們的薪俸，爲的是要他們用修補資本主義制度的辦法來鞏固資本主義底

統治，爲的是要他們能蒙蔽民衆，並引誘民衆離開革命鬥爭。』（『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八四頁）

雖然有這類相似點，但決不能忽視一種並非次要的區別。馬恩時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曾處在工人組織之外，而這些組織在當時是極軟弱極零散的。可是經過半世紀以後，遭受列寧無情批評的改良主義者，即社會民主黨人已盤踞於工人組織內部，並日益遷就資產階級制度。這些改良主義者大半已在各國社會民主黨與職工會內佔居領導地位。他們已轉到資產階級底立場，但並未退出工人組織，他們停留在自己的職位上，保存着『社會主義者』的名稱，而完全背叛了工人階級底事業。那時他們已開始使工人運動去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並執行着資產階級所給予的任務。

由此可見，這班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已成了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底一種新形態，即比十九世紀中葉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更加危險和更加毒惡得多的新形態。

前面已經說過，列寧在講到帝國主義時代的改良主義者時，曾着重指出他們就是因爲向資產階級服務而以某種形式從資產階級那裏領受薪俸的人物。列寧在另一篇論

文上解釋說，資本家『用千百種直接與間接的，公開與祕密的方法來收買』這類工人領袖和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上層分子。列寧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辦』。（『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當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已經到來，當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實現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在歐洲其他許多國家內興起了洶湧革命浪潮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則利用他們所領導的工人組織，而把這種組織作為抵擋勞動羣衆革命運動的防波堤。結果大家都知道，當時資產階級在改良主義者的幫助下，曾在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及歐洲其他許多國家內得以拯救了資本主義制度。

從那時起，各國社會民主黨就開始進行有系統的反共鬥爭和兇惡的反蘇運動。他們曾百般力求使資產階級相信，在反蘇反共以及反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鬥爭中，他們是資產階級之勤奮可靠的幫手。

例如，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二年期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當時他們參加了政府，

而在其全部政策上却極力向財政寡頭證明，他們社會民主黨人之有資格獲取財政寡頭的信任，並不亞於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然而在三十年代初，強盜式的德國壟斷資本大王們畢竟甘願轉而御用法西斯蒂，因為希特勒向他們允諾過，要完全消滅工人運動，並使他們能從軍用品定貨中獲得空前未聞的利潤，而在將來還要替德國奪得廣闊的『生存空間』。

從那時起，國際反動勢力也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德國法西斯蒂身上，極力想把德國法西斯侵略引去反對蘇聯，同時在各方面幫助希特勒去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可是英法兩國所實行的慕尼黑政策却完全破產了。英明的斯大林對外政策使社會主義國家獲得了一年半的和平機會，於是有可能準備力量去反擊法西斯德國。蘇聯也就成了各民主國家反希特勒聯盟中的主力軍。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情形，是與國際反動勢力在慕尼黑同希特勒勾結時所妄想的完全相反。結果，不是鞏固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更加削弱，不是克服資本主義不穩固狀態，而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愈益加深。我們蘇維埃強國粉碎了法

西斯德國及其附庸國底主要力量，並在勝利日那天却成了世界上最雄強的國家。至於國際帝國主義反動陣營內，却喪失了法西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這樣最重要的幾個反動中心。蘇軍從德國鐵蹄下所解放出來的各新民主制國家，業已脫出了帝國主義的體系。在歐洲其他國家，廣大民衆底義憤心情更其加強了。各國共產黨底影響大爲增長。在許多殖民地國家，開始了爲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全民族解放鬥爭。資本主義底一切矛盾已急劇地尖銳化，這就造成了新的帶毀滅性的經濟危機，政治紛爭以及大規模階級衝突的直接威脅。

在此種情況下，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非要有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來効勞是行不通的。資產階級在現時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更加需要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幫助。爲着大資產階級底利益而來抗拒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之在政治上日益積極化的過程，又有誰能比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更加適當一些呢？羣衆對大銀行主、托拉斯及康采恩老板這班貪得無厭的強盜們所表示的革命憎恨心理愈益加強，在這種條件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便極力散佈着改良主義的幻想，欺騙羣衆，從政治上來腐化羣衆。他們

爲了阻抗各國勞動者對蘇聯的廣泛同情，於是散播出種種陰毒誹謗以及關於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謠言。他們爲了阻抗各國共產黨底影響擴大，於是到處向共產黨人以及向一切同共產黨合作的正直社會黨人進行毒辣的攻擊。

資本家本身已無力阻止工人去爲提高工資與改善勞動條件而進行鬥爭。爲了這個目的，資本家需要有把持工會及其他工人組織領導機關，或者——譬如說——担任政府部長職務的社會民主黨走狗們來加以幫助。

工人階級在戰時業已增長起來的那種團結本身力量的趨向，使反動資產階級極端憂慮不安。但是在西歐諸國，資產階級借右派社會黨人之助，幾乎在各地得以暫時阻礙了社會黨內工人分子在反對反動勢力的鬥爭中去同共產黨人一致行動。英國工黨上層分子則特別盡心竭力，想在其他國家內也來儘量阻礙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綫。

這裏值得指出，英國工黨人物拉斯基教授像是一個分裂工運事宜總辦，現今爲了上述目的經常在巡遊歐陸諸國，正是這位拉斯基教授在戰時曾用花言巧語向工人證明分裂工運有害，並說戰後必須協同動作。一九四三年一月，拉斯基却在『左翼新聞』

上寫道：

『工人們若不準備行動，勝利日也許會成爲危險日。現時工人們已因嚴重意見分歧而被分離起來。思想上的區別仍舊使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分裂……閭閻之門曾大大促成了意德工運之毀滅，並損壞其他國家的工運力量，假如這種內閥在戰後仍繼續下去，則爲自由而戰的結果，完全有可能是更加慘痛的奴隸制。』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拉斯基也如工黨其他領袖一樣，分明知道工運底統一對於工人事業是會具有何種意義。但正因爲工黨領袖很知道這點，所以當戰爭結束之際，他們不只是在英國，而且還在其他各國，堅決主張要保持工人運動底分裂狀態。須知資產階級底利益，即他們主人底利益，要求他們叛賣工人階級事業。

英國工黨領袖同法國右派社會黨人一起，藉保持並加深工人階級分裂狀態的辦法，企圖在西歐及中歐諸國維持這樣一種局面，使無產階級甚至在有了尖銳革命形勢時也不能進行危害資本主義制度的統一協同動作。同時，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專家們散佈不相信工人階級力量的心理，拿上帝與資本底憤怒去恐嚇無產者以及用反共的毒藥

來毒害他們，這樣有系統地力求把工人想進行戰鬥的意志削弱下去。

由此可見，現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底黨務機關，乃是作爲防止工人騷動的一種保險公司，或作爲在政治上鎮壓那些受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影響的工人們之反抗情緒的一種代辦所，而替佔居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服務的。

法國社會黨領袖勃魯姆，這位被稱爲現今社會改良主義者底思想領袖，公然教導社會改良主義者，說他們在參加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時，就應該充當此種社會的『忠誠管事』。即令他們在國會內擁有絕大多數議席，——如一九四六年間他在該黨代表大會上說，——他們也應當竭盡全力以使用忠實的『資本主義社會執政代表』資格，來好好地服務。至於對工人階級底事業要表示忠誠這點，勃魯姆却漠不關心了。

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履行資產階級所給予的經常職務，拚命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也就是爲要保全自己的職位，爲要享受那些溫暖缺份（充當奴僕），爲要求得一羹之惠。現今右派社會黨人底命運，是同資產階級的命運，首先是同大資產階級的命運完全結成了一片。因此他們底影響，基本上也是依資產階級底狀況與力量爲轉移的。

此種情形在各人民民主國，即南斯拉夫，波蘭和其他國家內，表現得極爲明顯。當大資產階級在那裏一失掉了自己的統治地位與企業，而地主一失掉了自己的田產之後，右派社會黨人便立刻喪失了他們原先在羣衆中的影響。這類資產階級奴僕中的一部分，目前只不過是一羣活屍，另一部分還表現得頑固不化，但已是胆小如鼠的陰謀家，而其他某些人則秘密進行股匪勾當，全靠外國帝國主義者來養活他們。

二 他們哪能是社會主義者

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若不同時設法保持還聽從他們的那一部分工人底信任，就不能在資產階級面前順利地履行自己的職務。爲了這一目的，所以他們才打着社會主義底旗幟活動。

然而他們却憎恨蘇聯已經實現了的真正社會主義，在蘇聯早就沒有一個企業爲資本家所佔有，早就沒有剝削者，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不言而喻，真正社會主義無論

在什麼地方都決不能以另一種形式來實現。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也瞭解這點。但他們同樣又知道，凡是一實現真正社會主義，即沒有資本家和沒有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地方，那裏也就不會有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存在的餘地。所以他們對真正社會主義的憎恨，是與資產階級本身所表示的憎恨同樣自然，同樣瘋狂。

但爲要保持社會主義影響下的工人們底信任，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必得表示擁護某種虛偽的社會主義，擁護某種冒牌的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現今所特別需要的，因爲在反法西斯德國的解放戰爭期間，社會主義思想底吸引力在英法及其他許多資產階級國家的工人羣衆中，已大大增長起來了。在工人羣衆這樣左傾化的情形下，甚至英國工黨領導人物從一九四三年起也開始打着社會主義旗幟了。工黨領導人物在一九四五年的競選綱領上曾發出諾言，說他們在國會選舉中一旦獲得勝利時，他們將把英國一大部分工業收歸公有，對壟斷組織及卡德爾實行社會監督，管制經濟和管制物價以及其他許多辦法。爲了使這一綱領受到人們歡迎起見，工黨分子（例如藉拉斯基教授底唇舌）曾約許要『在資本主義範圍內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即是要『開始一種事業，

這事業其實也就是大家都同意的革命』。

由於大選勝利的結果，工黨已獲得了施行其全部競選綱領的機會；然而工黨政府却決定只實行一些是資本家所不反對的措施。例如，英吉利銀行底股東們甘願同意將自己的股票讓給國家，而從國家方面獲取能保證年利一分二厘的慷慨報酬。煤業國有化對於礦山主們也是很有利的，因為他們本身已完全沒有力量從自己技術落後的礦山中獲得利潤。工黨政府給了礦山主們以巨款，作為抵償。燃料動力大臣史努艾爾懂得礦山主們底心理，當他表明礦山主們對煤業收歸國營計劃所持態度時，也曾說過：『難道他們不會因此而心滿意足嗎？既然煤業已窳陋不堪，那末許多礦山主是很樂意擺脫私有礦井的。』

工黨宣傳機關藉此類措施為理由，就大聲疾呼地宣佈說，在英國似乎已經開始了一種社會主義建設。這當然是胡說八道。須知在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內，鐵路與履行國家銀行職能的各中央銀行老早就已收歸國營，而並非由私人股東經辦。英國中央銀行若現在也收歸國營，在這點上並沒有絲毫的社會主義。英吉利銀行不過是作為國

家壟斷資本底一種企業而在組織上改進了一下而已。

至於說到英國煤業收歸國營一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往往企圖把此種措施來與各人民民主國所已進行的大工業國有化這點，在原則上混爲一談。然而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在第一種場合，即在英國所實行的煤業國營辦法，是與現代資本主義底發展步驟完全符合的。而在第二種場合，即在各人民民主國內所實施的工業國有辦法，實際上乃是意味着脫出現代資本主義軌道而轉到通社會主義大路的過渡。

這種原則上的區別是依什麼爲轉移的呢？它首先是依實行國有政策的這個國家底階級性爲轉移。建築在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資產階級國家，贖買某一工業部門的企業，這是一回事；不是由資產階級統治而是由勞動人民統治的國家，把所有大工業部門中的一切企業都掌握起來，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第一種場合，私人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在國內的統治地位是受不到任何限制的；恰恰相反，已變成國家財產的各企業，也同國家的其他經濟組織一樣，將與私人資本主義壟斷組織體系相錯綜，並服從後者的利益。而在第二種場合，大工業收歸國有則是滅絕着整個壟斷資本主義體

系。

上述兩種趨勢中第一種趨勢，同時也由於英國已收歸國營之煤業領導機關的成份，而獲得了完全保證。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乃是以以前的礦山主和煤炭公司經理。除此而外，煤業董事會底章程——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泰晤士』報所載，——也『規定了必要的保障，使工業、行政及商業等結構底職能將不依政權為轉移』。也就是說，這些職能將完全取決於英國財政寡頭底利益與指示。而在英吉利銀行收歸國營之後，其前任經理加托爵士仍任行長，並且，據財界機關刊物『財政時報』所載，該銀行狀況仍如舊觀，『銀行界對此均表示歡迎』。

工黨在競選綱領上所提改革措施中主要和最基本部分却成了一紙空文。工黨政府藉『民主』這一虛偽理由來替自己辯護，說什麼英國政府為要遵守本國民主傳統，就不能『強迫人民』去做人民所不願做的事。但其實抗拒改革的，並不是人民，而是一小羣資本家。反之，人民則要求公正與刻不容緩地把鋼鐵業收歸國營，並實行其他各種業已約許的改革辦法，然而工黨政府却拒絕施行大資本家所不歡迎的種種改革。